

新发现的徐特立论学文献



图① 徐特立当年向党中央报告工作笔迹，其中有吕振羽创办塘田讲学院内容。

图②、③ 吕振羽夫人、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江明所记与本文有关的笔迹。

吕坚

连日来，我一直在为邵阳塘田战时讲学院重新布展搜集、补充历史资料、图片。在我家保存的文档中发现了徐特立先生1938年给党中央的《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手稿复印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已分别提供给塘田战时讲学院、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纪念馆。以后又在先母江明研究文稿袋中发现了她毛笔书写的《记徐老来访》《徐老论学》两份记录稿。

《记徐老来访》是另纸写的，《徐老论学》则是写在在线装册里。时间大约在1957年。那时徐老住在京城西单堂

子胡同20号一所独院，是二层小楼，与我家四合院(西皇城根南街)相距不远，步行一二十分钟可到。徐老是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尽管中宣部给他配有专车，但他总是步行来我家，伴有一位警卫员。每次他来家都与父亲吕振羽纵谈历史与哲学，从古到今，其乐融融。逢母亲在时则作记录。我也多次见过这位满头白发、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的老前辈。尤其是得知他过去是毛主席的老师，更让人肃然起敬。

父亲曾带我去过徐老家一次。记得有一次徐老家来家，父母亲均外出不在，是保姆接待的。父母亲回来后，她说有一白发老人来过，还有一青年陪

着。母亲告诉她，这是毛主席老师，她大吃一惊，说还以为退休老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父亲从北平经天津、山东来到南京，收到经翦伯赞转来周小舟来信：“家父囑，盼兄回湘开荒。”9月，他回到长沙遵照党的指示全力开展湖南抗日救亡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的地下党受到很大损失，仅有中共特科的党员刘道衡等数人。同年12月，徐老来到长沙。他是中共驻湘代表、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主任。经王凌波同志向他介绍我父亲的党内史学家的身份后，他说：“你的工作以后就同我取得联系。”他对我父亲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特别是塘

田战时讲学院的工作，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关心。12月19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召开成立大会。徐老和吕振羽、张西曼、翦伯赞、黄一欧担任常务理事。

1938年9月，父亲受中共湖南省委委派，于武冈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徐老对如何办院、通过统战工作取得合法地位及人事安排等向父亲作了布置。之后徐老向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报告了我父亲在湖南开展工作的情况。“一月以前，我们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办了一个学校，名战时讲学院，已经找好校舍，开始招生。由司法部副院长覃理鸣任院长，吕振羽当(副)院长…不久以前，我曾写信给泽东、洛甫两同志，要求派几个干部出(去)当学生，将陕公和抗大的学风带去，以便在湖南进行抗战教育。”(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他向中央要求派干部来，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学风带来。毫无疑问，徐老在塘田战时讲学院建院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现在这方面的内容已在塘田战时讲学院的陈列中得到了体现。

徐老是党和国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是中国史学会的领导。先父吕振羽也是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直把徐老尊为老师。政治上徐老对我父亲十分信任，在史学研究等方面教诲颇多。徐老通古达今，道德文章超群。他们两人在学术方面的密切联系与交往非同一般，时间从1937年一直到“文革”前。

今天，我把先母江明记录的徐老论学文献整理出来，予以公开发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徐老渊博的学识和鲜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更增加我们对敬爱的老前辈的缅怀之情。

(作者为吕振羽之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北京吕振羽纪念馆管委会副主任。)



鸣沙山。

鸣沙山的沙

宋建民

坐落在我国西北大漠中的鸣沙山，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地方。坊间一直流传，鸣沙山的沙会唱歌；鸣沙山对山脚下的月牙泉百般呵护，无论山上的沙怎样移动，但位于山脚下的这湾泉水千百年来不曾被掩埋。为探寻鸣沙山这个神奇的奥秘，深秋的一天，我们驱车来到了这里。

车刚临近鸣沙山，就有一阵阵动听的声音，由远及近的飘至我们的耳际，距鸣沙山越近，这种声音越清晰。是什么原因，让这里发出如此悦耳的声音呢？之前听人说：“这里的沙子是空心多棱的，经风一吹，沙子发生碰撞，便会发出悦耳的歌声。”我想，大漠的沙子形状都大同小异，而唯独这里的沙子会发出声音，这恐怕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有人解释更神秘：“鸣沙山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让沙子唱歌。”这种说法更无法让人相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里产生如此神奇的声音呢？带着一种十分好奇的心理，我们走近了鸣沙山。

在鸣沙山不远处，我们下了车，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美轮美奂的大漠景象。深秋的大漠，万里无云，阳光格外灿烂，天空像海水洗过一般湛蓝湛蓝。鸣沙山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夺目的光芒。抬眼望去，整个沙山上人声鼎沸，人影憧憧，仿佛无数个斑斑点点在沙山上移动。据当地人介绍，鸣沙山一边沙坡上埋有绳梯，以减少人们登山的阻力；沙山的另一边是滑沙区，可供人们乘着滑沙小车从山顶滑下山。为了体验踩沙登山的感觉，我们选择了没有埋绳梯的区域登山。

在沙山下，我们穿上了防沙的塑料套鞋，将脚包裹得严严实实，便开始了往沙山顶上攀登。走惯了平路的人，登山是很难的，而登沙山更是难上加难。走在斜坡较大的沙里，就感到脚渐渐不听使唤，前脚刚踩实，稍一使劲，脚底就像踩在棉花上，不由自主地往下滑，前脚一滑，后脚也跟着往下滑。而脚用力越大，往下滑得越快，就这样一步一步滑，跌跌撞撞地往沙山攀登。爬了很久，只感觉我们还在半山腰上，不由得心生疲惫的。正当我们想歇歇时，在我们侧面，一辆辆滑沙车快速地从我们身边滑过，滑沙车擦着沙体发出阵阵悦耳的百音。随着滑沙车由慢到快，由几辆到几十辆乃至百余辆，这声音也由小到大，像由丝竹管弦弹奏变成金鼓齐鸣。乘着滑沙车的人们受到急速下滑的刺激，也不由得发出阵阵尖叫声。滑沙车的声音，人们的叫声，最后汇成一阵阵交响曲在山谷中轰鸣。这时，我猛然感到，鸣沙山的声音原来是由这上百辆滑沙车急速从沙山顶上滑下时所形成。实地体验，现场的感受，让我们发现了鸣沙山悦耳声音的奥秘，我们不由得兴奋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发现感充盈着我的周身，我们顿时感到浑身轻松很多，脚下也似乎没那么沉了，驱使我们快速地登上了山顶。

当我们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只见远处的沙山与沙丘如金黄色波浪自天边滚滚而来，那气势如翻江倒海一般，看了让人激情澎湃。蓝天与大漠相接之处，构成了一幅壮美的图画。见此情景，我感到心胸变得辽远开阔，一股酣畅幸福之感让我们情不自禁，不由得循着沙山向山下望去。

此时的鸣沙山脚下的月牙泉水像是镶嵌在大漠深处的一颗巨大的绿宝石，这颗绿宝石就坐落在三面陡峭的沙山脚下。同行的当地同志向我们介绍，千百年来，不论鸣沙山的风沙怎样移动，却一直未能将月牙泉掩灭。听了要介绍，看着坐落在沙山脚下且三面被峭壁包围的月牙泉，想着它百年不涸、千年不掩，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处自然景观。过去我们从各种史料中约略知道，在这西北大漠中，由于风沙的位移，有多少湖泊被干涸，有多少河流被改道，有多少楼兰城堡被掩埋。而在这十分险峻的沙山周围的一弯泉水，却始终未被风沙掩埋，一直碧水共存，这的确是让人感到神奇的事。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许多人都把这种神奇的现象认为是超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显然，这种说法让我们无法认同。

离开鸣沙山有几年时间了，月牙泉为什么百年不涸、千年不掩的原因，一直萦绕在心挥之不去。有一天偶然从一份最新出版的地理科技杂志上，看到了地质学家通过常年的实证分析，对鸣沙山的沙之所以未能淹没月牙泉所作的结论，才使我心中的疑问释然。

原来，月牙泉周围东南和西南、西北和西南高大的沙山，对月牙泉形成了包围之势的地理特征，同时在这个区域内还存在不同季节吹着相反方向的风。这些地理特征和相反方向的风在月牙泉内环形沙山中产生了向上的回旋风，把沙山滑下的沙粒往沙山脊上和山顶上吹，使月牙泉周边的沙山往下滑动的沙一直无法靠近泉边，从而形成了沙水共存的奇观。这段关于月牙泉的百年不涸、千年不掩的解释，比较接近了客观事实。我相信这个实证是科学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到鸣沙山上的经历，让我感到，当人们未能对某种现象作出科学合理解释时，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也很容易以讹传讹，甚至会坠入迷信的陷阱。



颂汝城 红色、廉政文化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湖南省岳麓诗社、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组织诗书画家，专程到汝城县，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红色景点和濂溪书院廉政文化胜地，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创作。

参观汝城濂溪书院感怀

赵焱森

岁月经寒暑，荷风最适时。
淤泥身不染，清气志为基。
云起龙腾海，花香景入诗。
仙乡何处觅，此地正相宜。

半条被子颂歌

赵枫

红色汝城万象新，半条被子更感人。
春华秋实九十载，不尽光芒比北辰。

参观沙洲村随感

罗赐林

当年留下半条被，照我军民似鱼水。
领袖曾来百姓家，昔时僻壤今真美。

聆听半条被子的故事

马如刚

感人故事发于昨，口口相传始至今。
鱼水情深昭日月，红军德厚播甘霖。
雄关本是真如铁，信念从来贵似金。
棉被半条暖中国，峥嵘岁月见初心。

汝城思源红军小学

陈觉群

祖国江山血染成，军旗猎猎后人擎。
初心不改长征路，逐梦中华代代红。

红军故事有感

周国民

红色沙洲数典型，半条棉被寄深情。
军民携手同艰苦，不负初心跟党走。

参观汝城沙洲村

易泽华

濂溪绕舍绿如茵，笑语迎宾乐满村。
回首红军过此地，半条被子记深思。

古庄(组诗)

李亚雄

古庄羁旅

不知你从哪里来
从安徽的徽州、亳州
还是福建的福州、泉州
抑或江浙的苏州、衢州
看你，那张张文的老脸
兀自在湘水的江风江雨里愁苦

你不远千里而来
风尘仆仆，衣裳破旧
瘦小的身躯幽困在荒野
唯有山林的野柿与你为邻
给你带来些许生命的亮色

你不是客人想象中的那么富有
几块仿古牌匾做成的金色胸针
与松散の木骨搭配不太和谐
唯有马头墙扇在冷风中傲立
还有些三槐世第的风骨

好奇你前世今生而问及把门的司闸
她自顾把玩，指勾左右的白墙黑字
无奈，我只好长篇累牍中
找寻，像一名妄想症患者
还好，高堂内热心的老护卫告知
与你风云际会，已经十五个年头

古庄之殇

在古庄与古庄之间
割裂着文化的大同

在牌坊与牌坊之间
张扬着崇文的排场

在青砖与青砖之间
斑驳着岁月的铅华

在瓦头与瓦头之间
跃动着长乐的朱雀

在门当与门当之间
吡叫着迤逝的喧哗

在匾额与匾额之间
高悬着虚无的义理

在救命与救命之间
供奉着奴性的卑微

在镂空与镂空之间
图解着福祿的寓言

在亭榭与亭榭之间
流淌着凄远的琴音

在画栋与画栋之间
堆积着人性的腐朽

文化骑士队，足迹万重山

刘本楚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此乃唐代王昌龄所作《送柴侍御》的一首千古名诗，将人分两地，情同一心的厚谊深情蕴涵诗中。

有一支探索挖掘乡土文化的队伍，正日夜奔走在王昌龄的诗情画意之中，那就是辰溪县乡土文化研究会。由中文名师团队与有志于乡土文化挖掘传承的各界人士，组成的乡土文化拓荒骑士队，志向一致，情同一心地挖掘在广袤的五溪连绵大山里，把足迹印进嶙峋起伏的峰峦间，将汗水注入纵横交错的流泉中，用心血熔铸乡村振兴的锦绣篇章。

日前，乡土文化拓荒骑士队，又一次踏上了奔赴纱帽山的崎岖山道。自沅江中游的分水口进入支流柿溪乡。沿溪行，穿越观音阁、刘家湾、桐木湾、坡下田、纱帽坪5村50公里，抵达纱帽山下，再登高海拔800米高处牛冲，便是纱帽山顶。

山势峻峭，林木丰茂，竹林青翠，老树参天的纱帽山，绿浪回荡在枝繁叶茂的尖头，啼鸟跳跃于颤抖的枝叶草尖。觅食的鸟群，偶尔怦然起飞，散落于密枝茂叶的深处，惊扰了许多野生动物，满山蹄跑，欢悦了林木的生气，又鲜活了幽深的林海。

峰头峦怀的深处，涌出一泓清泉，熨帖着山势的崎岖，跌宕蜿蜒而下，流出岩石的清亮，石板的音韵，长沟的曲流，林木的青翠，花草的鲜润……一股大山的心泉，滴滴咚咚，潺潺缓缓，曲曲折折，幽幽静静的一路欢歌笑语，跌入山下溪流。荡起溪水细波，流成沅江长流，灌入洞庭波瀾。

探索乡土文化的足音，如婉转的旋律，踏得山响；似跳跃的琴键，印进泥土。步履山前，远观其形，有大小纱帽山并肩耸立；近闻其音，有涓涓细流与群鸟啼声和鸣；静察其色，有苍木老树，五颜六色，芳草鲜美，纵横十里，色彩斑斓，春夏秋冬，烂漫妖娆。相传乾隆周游江南，留下文职官臣，病倒纱帽山，其墓穴碑迹，仍在探索挖掘之中。山头脚下，留有民国时期曾任溆浦、辰溪、泸溪三县县长刘英渠的住宅，地下共产党党员刘子滕的茅舍遗迹，仍深印在纱帽山下。

纱帽形状的纱帽山，究竟深藏着多少乡土文化的源头呢？蓦然间，山那边的山头，嘹亮起茶山号子：“千亩茶林茶果红，茶叶翻绿浪头，今年茶油价钱好嘞，声声茶歌唱丰收。”山湾里的田角边，也悠扬着车水欢歌：“车水连起千匹叶，匹匹叶子向上翻。滴水穿石汇成河，消育高坡万亩田。”侧耳细听，后山又传来了山歌对唱：“请哥唱歌哥不应，是否嫌妹不相配？好好丑丑唱一句哟，人不相配歌相配。”花木满山，歌声连天。伫立纱帽山巅，陶醉于绿浪歌声与文化激情的荡漾之中，不由诗情意涌动心潮：秀峰破云烟，绿色浪尖颠。文化骑士队，足迹万重山。

以中文名师团队为主力的县乡土文化研究会，在迄今300多个日日夜夜里，5乡30多个村庄的山山水水，都印进了乡土文化研究的足迹。怀化市中文名师导师刘建华为主讲的四场乡土文化研究报告会，传授了乡土文化的精髓内涵，使其深入渗透了乡村人民的心灵。对如何引领传统景观的活态保护，如何挖掘传统的源远流长，如何营造诗意图村、田园风光……进行了深刻研究，详尽论述。26000多字的报告论文闪烁着夜阑灯火，星月晨光，凝结了精力神情，汗水心血，建华老教师的笔头键盘，仍在夜以继日，马不停蹄。眼神目光，灼热着颗颗闪动的文字，苦思冥想，清晰着层层理论纹路。下一道命题，又闪烁在她文理思路的深处。乡土文化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以从事40多年文学创作的艰辛笔力，用艰辛的血肉文字，艰辛的精神心力，艰辛地创作了乡土文学生动的篇章。他们把乡土文化的精粹灵音传遍了山乡大地，注入了万众心灵。今年9月，《文学点亮心灵，放飞诗的梦想》的乡土文学讲座，在辰溪一中2000多名学子的心海里激起了文学的波澜。乡土文学的诗意梦想，用文学的力量，引领学子的人生梦想，飞向远方。

长田湾雷家坡古村人民，正在弓腰曲背，挖掘细耕乡土文化的土地，把古树、古井、古建筑的传统文脉，挖出古朴，写出精细；桥头溪枫香坡村的驻村工作队与全村人们一道，以千年红枫的精神，挖掘割裂文脉，打造红枫乡村；柿溪傅家湾村挖掘千古文脉，化育英才后代；溪口村的子弟们，正追寻着千古诗人王昌龄的诗意足迹：“沅江流水到辰阳，溪口逢君驿路长。远道谁知望雷雨，明年春水共还乡。”用柔波情浪的沅江风光，造就一个省级文明乡村的示范村……

足尖笔锋凿万壑，骑士车轮丈山河。“青山一道同云雨”，乡土文脉古今和。辰溪县乡土文化研究的脚步，正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道上，无论悬崖险路或平地坦途，都将与青山流水同举步，踏破风雨勇奋进。